

西码头——我的渔港小镇

□姚崎锋 文/摄



西码头，定海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，如今，已是2016年浙江省批复的第二批特色小镇，也是全国唯一的远洋渔业小镇，核心区块功能定位为“一港一城一区一中心”，即远洋渔业现代化专业母港、国际水产城、远洋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区、远洋修造船中心。

基地的港口码头、冷藏、冷链物流等产业配套设施日益完善，逐步实现了“捕捞—海上运输—加工、交易、运输、仓储—销售—服务”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延伸发展模式。

管它国际不国际的，这是我的渔港，是我儿时熟悉的小镇。小时候的我们，白天在海边钓鱼；在海边辽阔的滩涂上抓红钳蟹、跳跳鱼，浑身被烈日晒得像黑泥鳅一般；月明星闪的夏夜，我们在虾塘边抓“螃蟹”，绕着虾塘巡逻几圈便有大丰收，然后做一大盆诱人的醉蟹；清晨，总是在渔船的汽笛声中醒来。而每当风暴来临之前，渔港外，成片的渔船蜂拥而来，系泊在港湾里，船桅如五彩的天线，树满了整个视野；穿着渔裤的人从船上走上岸，带着鱼货，一转眼便在渔村四通八达的巷道里消失了，只有空气里浓重的鱼腥味、柴油味始终弥漫着，怎么也散不开。

儿时，渔港对面的圆山小岛上，能看到隐现跃动的白点。父亲说，有人在岛上放养了一大群的山羊，任由它们自然生长；父亲还说，岛上原生态很好，有不少蛇，经常会有人摆渡上山捕蛇。总之，小圆山成了我那时心中的一个向往，仿佛在那里就能过上像鲁滨孙一样漂流的荒岛生活。

而在离圆山不远的对岸，隔着水流险恶的灌门水道，礁岩中有一处深洞，据说是龙洞所在，东海龙王斗螺精的传说在祖辈中代代相传。三面环山、一面向海的山坳里的东海龙王宫，历史久远，有“千柱落地龙王宫”与“梁璋化礁”的传说。这里是渔村乡人敬重的所在，常常有祭祀与参拜求龙王保佑的活动。

而如今，与圆山一港之隔的海岸线上，早已伫立起了几个楼盘小区，国际水产城、阳光海湾等引居置业。区域内打造了“渔人码头”及“远洋渔人”展示体验综合项目，引入民宿、主题酒店，还有渔港风情特色街、海鲜美食广场等，而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商务中心大楼，是渔港小镇运营的头脑中心。在小镇集散地带，有了冷链物流中心大楼，还有一座圆形建筑，那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，内有鱿鱼馆。小镇成了远洋渔业与渔文化相结合的特色

小镇，可以在此欣赏渔港风光，体验渔民生活，品尝鲜美水产，更集科普体验、渔文化体验、健康养身于一体。

事实上，当你走在去往海边的路上，可能无法想象这块土地原本是一大片海塘地，镇上大多数水稻田都集中在这里，每到农忙双抢时节，仅有的几条机耕路就会成为烂田路。路中央的一处风雨亭是我最深的记忆。而如今，疏港公路与省道四通八达，交通十分便利。道路两侧厂房高楼林立，路边景观带上，各类海洋生物的造型灯分立两边，给大路增添了美景。

河道两岸多了迷人的景观，绿树下芳草茵茵，几条与海相通的河道拓宽加固，河道四周的厂区污水、雨水管都分设管道，污水不再乱排到河道里了。河水充盈时，水面上不时有鹭鸟飞掠，此情此景便是歌里所唱的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了。

作为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发展最早的地区，经过几代远洋渔业人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，舟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远洋鱿钓渔业第一市”。

很庆幸，在舟山众多的渔港古镇之中，西码头守住寂寞，也以其自身的优势脱颖而出，惊艳登场，它成为中国远洋渔业走向深蓝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坐标。

如今，这里云集着大大小小的水产加工厂、加工制造业，吸引了大量新居民安居乐业。新居民来自全国各地，拖家带口，人口数占了小镇人口的半壁江山。他们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，其实早成了老居民，时不时还能蹦出一串舟山方言，你若不仔细观察，与本地人并无二致。

近几年，随着小区周边船舶修造厂、水产冷冻厂、鱼货交易市场等企业人口的不断增加，小区的入住率显著上升。小镇时时变幻着春色，总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“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

我眼里的舟山

爱巢

□蒲斌军

妻子抱着衣物走进电梯时，顶楼按钮已被一位北京阿姨先按了。这份微小的善意，让两个陌生人很快熟络起来。

阿姨家在北京，早些年相中了舟山滨海城市的环境，在东港一处小区置了房。一年之中，她会带女儿、女婿、外孙来普陀度假。如今退休了，便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。北京与普陀，每天飞机往返，交通实在便利。日子久了，她便像一只老候鸟，在北京与普陀之间往返迁徙。“北方的沙尘暴一起，天空就灰蒙蒙的，让人心里也蒙上一层灰。而普陀这边，空气格外干净，旅游资源又丰富。”阿姨如此感叹。而更让阿姨舒坦的是，去普陀山尤其方便。从家里出发，坐车到码头，十多分钟航程即可到达普陀山，也正应了那句“想到了就去普陀山”。她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，在这座海边小城享受着悠闲的退休时光。

妻子回来跟我说起这事，眼中满是羡慕，羡慕阿姨能在两个喜欢的地方自由切换，也羡慕她对生活的那份从容与热爱。

前段时间，我坐旅游大巴去朱家尖。车上，几位游客贴着车窗，举着手机拍普陀沿路的风光。他们对交通沿线的绿化赞不绝口。一打听才知道是内蒙古的游客。想起早年去北方城市探亲，走进秦皇岛某小区楼道，墙面上层层叠叠的小广告，住户门口随意堆放的杂物，恍若时光倒流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些年特别是经历过文明创城洗礼，舟山的面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遍地绿树成荫，花草点缀其间，每一处都像是精心雕琢过的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

当然，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海边的环境。比如一位在三江超市做电商的齐齐哈尔男人，为了赚钱也为了更好地生活，他背井离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。南方海滨小城黏腻的气候——夏天的闷热、冬天的湿冷，曾让他水土不服。可即便如此，一说起普陀的环境，他还是忍不住夸赞。“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，空气干净，城市敞亮。”话语间，充满了对普陀城市的真挚赞美。最终，他下定决心，打算在城里买房住下去。

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，用不同的视角拼凑出东港的轮廓：北京阿姨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，在钟声与涛声中慢数时光；内蒙古游客惊叹于绿化的精致，为旅途添上亮色；东北汉子在气候的不适里，仍看见城市的包容。当我们在为普陀发展变化、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叫好的同时，也不排除它天生的短板，比如旅游城市的喧嚣，有高物价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。

站在顶楼阳台，看夕阳把东港染成琥珀色。海风带来远处的涛声，混着建筑工地的轰鸣。这里不是完美的天堂，却是无数人用时光与情感搭建的巢。候鸟会继续迁徙，珊瑚会不断生长，潮汐会按时涨落，而东港的故事，就在这矛盾与和谐中，永远未完待续。东港教会我们，真正的归属，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，而是在不完美中，看见时光的温柔，听见自己心跳与城市脉搏的共振。然后，试着去好好地爱它。